

大選中兩則性別政治寓言（楊婉瑩）

蘋果日報 2012 年 02 月 09 日

台灣是個性別平等的社會，有些人同意這樣的說法，有些人覺得還有一段距離。兩種正反意見同時反映在這次總統大選中：一方面，台灣首次有女性如此靠近總統的位置，台灣差一點就會出現亞洲首位非政治世家出身的女性政治領袖，台灣的性別關係實在很進步。另一方面，性別平等看起來似乎成了政治正確，性別不是問題，白冰冰的失言是明顯的性別歧視，社會大眾會譴責。但是，如果性別問題展現的形式不是歧視，而是一種讚美，那就另當別論。此次總統選舉中有兩種讚美，正反映出社會對性別平等的矛盾與隱藏價值。

第一個是對第一夫人的讚美。多數人都喜歡周美青，但是這和選舉總統何關？當有人公開提問，你捨得換掉這樣的第一夫人嗎？換句話說，就是你捨得換掉馬總統嗎？總統與夫人，一個是列在選票上擁有《憲法》規範以及賦予的法定職權，一個是沒有政治權力也沒有政治責任的夫人角色。兩位女性站在不同的社會位置，被期待和檢驗的方式和標準並不相同，如何相比？我們不會比較女醫生和醫生娘的醫技，或是女校長和校長夫人的治校能力和風格，為什麼大選時，我們會去比較女總統和第一夫人？唯一可以解釋的是，她們都是女人，所以可資比較，而且我們可以用對女人的潛規範來比較她們。

女性配偶總是配角

第一女總統和第一夫人的相提比較，其實質意義在於選擇女人適合的角色和位置，究竟女人適合的角色是沒有實質權力輔佐丈夫的第一夫人，還是站在第一線處理政務掌握權力的女總統。這樣的比較，是不著痕跡地，將女人從總統的權力競爭中拉下來，置放到第一夫人的安全而無威脅的位置。而完美的第一夫人，最好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既現代又傳統的女性形象：她最好有個人主見，但是不隨便表示意見；她最好是高學歷有專業，但是要做夫人就不要做專業；最好還可以從做自己小孩的媽媽，變成做所有小孩的媽媽。在以周美青為範式，打造出來的樣板第一夫人過程中，看猛男秀的洪恆珠，當然地成為不適格的第一夫人。當社會讚美我們的第一夫人足堪社會表率時，其依循的腳本正是演化中對女性的性別角色規範。第二個讚美是對於第一家庭的讚美。這次總統選舉，不僅首次有女性候選人，更是首位單身的女性參選。對政治正確有所理解的人都知道，進步的社會不應該攻擊蔡英文的單身女性的社會形象。不過，透過呈現馬英九和周美青兩人手牽手，溫馨家庭合照，配上感性的《家後》音樂，反映的正是這個社會對傳統異性戀家庭的期待與肯定，以及女人成就男人的圓滿圖像，才是社會安定的力量。而歌頌完整的家庭形象，正對照出單身女性從政者的缺憾。傳統上，選舉的主角是男性候選人，其女性配偶成為配角，配角要恰如其分的扮演好主角的分身與延伸。但是當女性成為候選人主角時，其男配角往往會缺席。不論是蔡英文因為單身所以必然缺席，即使是已婚的柴契爾夫人，或是莫克夫人，沒有多少人熟悉這些女性政治人物的配偶。因為社會規範下，男性配偶去成就幫襯其女性配偶，並不如女性配偶去成就幫襯

男性配偶那般地理所當然。不論單身與否，女性候選人經常要面對男性候選人二比一的競爭關係。經驗法則告訴我們，只有當候選人的性別是男性時，第一家庭才有值得讚美和加分的效果。

我們都知道，貶抑是消極而負面的，讚美才是積極而正面的。但是最高級的歧視，往往是躲藏在讚美之後。讚美做為一種高竿的選舉策略，是比歧視更有力量的，默默地認可與強化了社會歧視。讚美是無罪更是有理的，但是當讚美只針對特定的身分角色（第一夫人）以及特定的關係（男性的第一家庭）時，且有著明顯對照被排除的她者時，歧視正在陽光的陰影下滋生。所以我們社會的性別關係到底有多平等呢？此次總統大選中的兩則性別寓言，或許透露出一些線索。

作者為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、婦女新知基金會常務監事